

海峡

海峡原创长篇精品

# 悲喜春秋

魏世英 著

下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悲喜春秋

下

## 第二十六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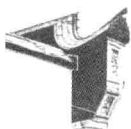
439

1947年8月“布变”案发，林浩被通缉，他逃回乡躲到校场坪山寮。虽说有潘家兄弟掩护，但是得不到外头消息，难免心里七上八下。林家洋上山来探望，他让家洋去橘洲镇找吴雅仙探查情况，传来的消息是陈春生逃到香港，吴依松却被侦缉队拘捕，不知事情还会闹到什么地步，令他忧心如焚。

躲了十天左右，传说翁起鸣因布案被捕。躲了二十天左右，又听到更令人惊惶的传闻：赵子岚被省委以叛变罪处死。真是晴天霹雳，不知党内出了什么大事，他百思不解，只得继续躲藏，静观其变。

他借住的那座山寮主人也姓潘，允许他到自己园地挖番薯煮了吃。虽然他吃番薯难免呕酸水胃疼，但也只好吃。后来林家洋隔几天给他送来米和咸菜，生活才有点改善。然而闲着无事胡思乱想，日子更觉难过，就又让家洋在村里寻几本书，家洋寻到了一套《水浒传》和一部残缺不全的《四书注解》，拿来后他就每天早起在晨光下读书，早饭后在草径上漫步，咀嚼书的内容，吸取其精华，化作自己的精神营养。

《水浒传》故事是他熟悉的，要而言之，一百零八条好汉，不论是小书吏宋江还是大员外卢俊义，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还是花和尚鲁智深，都是被逼上梁山，不得已才落草为寇的。其中林冲遭遇尤其悲惨，将这故事重读一遍，他对于阶级社会的弱肉强食、官逼民反，可谓忧思不尽，感慨万千。当今社会何尝不是如此！三座大山压在中国百姓头上，蒋介石又发动内战，实行法西斯黑暗统治，群众于是纷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。这两年，从闽江工委到城工部组织迅速发展，



正说明了人心所向。

受了《水浒传》的启发，林浩联想自己现在的处境：不也是和林冲、卢俊义一样落草为寇了么！有了这种联想，心里就一直觉得别扭：自己怎么会变成“寇”啦！再细细一想，又觉得现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的“士”一样，脑子里有着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传统观念，自己投身革命是自觉自愿地献身，与被逼上梁山又有不同。这样一想，躲在山寮草野吃点苦，就不算什么，按照孟子的说法，这或许就是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再转念想想，多少有点自我安慰。

440

正当林浩在山寮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时，橘洲镇党支部书记吴依松在监狱里正遭受刑讯逼供。

侦缉队来势汹汹到橘洲镇追捕陈春生，扑了个空，这时吴依松不但没去躲避，反而讲了一句风凉话：“哎呀，菜篮担水一场空啰！”侦缉队头目正在气头上，听见这话暴跳如雷：“你也是同伙案犯，跑不掉的，跟我们走吧，菜篮捞到你也不错！”

其实，警特并不知吴依松是共产党，更不知他还是党支部书记。既然抓来了，那就要审问，审问不招供那就要用刑。吴依松根本不知道“布变”是怎么回事，可怜他挨了皮鞭打、老虎凳压、辣椒水灌，大喊大叫“冤枉呀，冤枉呀”，说自己是做田人，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从来不偷不盗不欺不骗，就是爱说两句俏皮话，想不到这回倒了大霉。

吴依松父亲早逝，平日间母子相依为命，现在落难做了犯人，他母亲哭哭啼啼，到处央请镇长、保长、族长和乡邻设法搭救。吴雅仙、吴善水和林嫩嫩弟私下商量：林浩被通缉如今躲藏找不到他了，老翁被捕，老赵被杀，营救依松有什么办法可想？嫩嫩弟说：当初闽中的老江将儿子寄在依松家疗养，依松母子看顾很周到，后来老江接儿子回去，一再表示感谢。现在依松落难，善水是不是去找找老江，请他帮帮忙，只要他肯出力，会有办法的。雅仙也是这个意见。善水义不容辞，去福清县走了一趟。江元海一口答应说：好，我暗中找人走门路，无非是花些钱。你们回去托乡绅家出面要求取保，能把人保释回来，这事就会不了了之。

事情前后拖了一个多月，吴依松终于保释回家了，治伤疗养半个多月后身体才渐渐恢复。吴依松对雅仙说：你去向林浩通报一声，免得他一直挂念。不意雅

仙尚未出发，林浩却回橘洲镇来了。正如军统福建站站长王炳昌所预料，‘布案’果然是以经济案件开始，以政治案件结束。10月中，翁起鸣被移送南京，省政府就不再追究此案，于是林浩偷偷地自己解放了自己。

林浩到吴依松家探望，几个党员也都来了。吴依松问林浩：“‘布变’是怎么回事呀？把我抓去两个月，严刑拷打逼我招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招什么呀！”众人一阵哄笑。嫩嫩弟说：“春生嘴巴紧，也不对我们说。案发了，逃走那一晚才匆匆找我，说出事了，自己要躲去香港，老浩也躲起来了。第二天侦缉队追来，把依松抓走，害得我和善水也去躲，这两个月，天天提心吊胆。”林浩说：“海关扣留一批布匹，好久没人去领，我们探知消息就组织人去冒领，这就叫‘布变’。想不到这回闯了大祸，老翁被捕，老赵又出事，真是损失惨重。”这一说，大家都心情沉重。

441

林浩两个月“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”，已是面黄肌瘦。吴依松说他：“你怎么也和我一样，像是从监牢里刚放出来。雅仙，快去炖鸡母仔给他补体。洲尾每日有现挤的鲜牛奶卖，你去订一个月给他吃，像我一样，身体会很快恢复的。”吴善水也劝林浩休养一段时间，说“眼下形势叫人看不清楚，不必急于工作”。

林浩眼下着急的是，自己的直接领导人老翁被捕，又听说老赵被省委“处理”了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自己并不知道。论理自己应该上福州找组织了解详情，只是这些日子体力不支，胃时常疼，着急又有何用！

过了十几天，陆书贤突然来橘洲镇找林浩。一见面林浩就问：“你什么时候从台湾回来？老翁、老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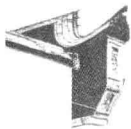
陆书贤说：“我才回来几天。一回来就听说老翁被捕、老赵叛变，想不到布案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。”

林浩说：“我们几个被通缉，都躲藏了，警特四出侦查‘布案’，形势那样紧张，老赵他们在省委开会，难道一点风声都没听到？”

“就是呀，”陆书贤说，“他们太麻痹了。”

“我们几个参与‘布案’的都躲避过关了，怎么单单老翁在省委开会一回来就被捕了？”

陆书贤说：“老翁和老赵在省委开了一个多月的会，会后结伴回福州，两人分手不过一小时左右，老翁到家，特务就围进来，把他夫妇和女佣人一起抓走，当场还搜出文件和布匹，这下就完全暴露了。”



“会是谁出卖他？”林浩又问，“是老赵么？”

“我们这里私下讲，甘迪杀了老赵，当然是怀疑老赵出卖老翁。奇怪的是，省委关于老赵问题的处理决定，又没有明确这样说。”

“‘决定’怎么说的？”林浩再问。

“主要是两点，一是说老赵有叛变性行为，脚踏两只船，与特务勾结，订立攻守同盟；二是用所谓‘变’的路线代替党的正确路线。并没有直指他是叛徒，也没有明确说是他出卖老翁。”

442

“现在检讨起来，老赵搞的‘米变’、‘布变’确是违背了正确路线。”林浩说，“至于说‘脚踏两只船’和‘叛变性行为’，有没有什么具体事实？”

陆书贤说：“有同志私下问过林缦青，你是不是知道老赵叛变的具体事实，老林说，我知道的你也知道，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甘迪不是很信任、很重用老赵吗？怎么突然又翻了脸，起了杀心？”林浩沉思不解。

陆书贤默然，过好一会才低声说：“听说老赵老婆后来也失踪了。”

“啊！”……

“我从台湾回到福州前几天，甘迪在郊区高湖乡召开了一次会议，”陆书贤换了话题，“老甘做报告说，虽然出了老赵的问题，但城工部大多数党员是好的，是要革命的；他号召知识分子党员上山下乡，为在全省开展游击战争作贡献，大家听了很受鼓舞，许多人踊跃报名。这次会上，将城工部组织做了调整。”

林浩问：“有没有人调整到我们闽长福地委？”

“我正是为这事特地来找你。”陆书贤说。接着他将省委调整组织的新部署做了介绍，即：把原城工部一百多骨干派下去组建各地委城工部；把原城工部在各地、县发展的组织移交各地委；撤销原城工部下属各个机构，所有基层组织统归新组建的福州市委领导；调林缦青到省委，组建省委宣传部……最后，他告诉林浩，原闽长福地委撤销了，改建为闽长福中心县委，由你林浩任书记，归闽中地委领导。

林浩一听急了：“原来的地委书记是你嘛，怎么改成我啦？”

陆书贤笑道：“任命我为闽中地委常委兼城工部部长，让你担任闽长福中心县委书记。林缦青叫我通知你，‘闽长福’已划归闽中地委领导，叫你直接找闽中



联系。”

林浩发呆不说话，好半天才喷出一句：“变来变去，省委城工部变没有了呀！”

陆书贤吃过午饭走了。林浩整个下午呆呆地发愣，心里愁苦，不是滋味。

he现在是闽长福中心县委书记？以前他在翁起鸣领导下听调遣，现在可好，要单枪匹马去开辟局面。橘洲镇和禄家、里尾一摊，长乐、闽侯边界一摊，福州和马尾还有几个点，手下没有一个脱产干部可供调遣，自己一个人东奔西走跑得过来么！何况近来党内形势云谲波诡，难以辨认，怎可掉以轻心！

443

林浩长夜忧思，到了鸡唱五更时才迷糊睡着，一个多小时后醒来，断然决定：今天上福州城！

林浩到了福州，又找到陆书贤。老陆说：你来得正好，省委明天在郊区凤岗里开会，我们一起去参加吧。林浩说好。

随后他去文儒坊苏涛家。苏涛上学，他父亲上班，只苏伯母在厨房忙着，见到林浩就说：“好久没见你来了，中午就在这里吃饭，苏涛父子快回来了。”

林浩问安：“伯母近来康健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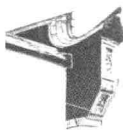
“时常头晕。”

“怕是高血压吧，到医院检查看看。”

“咳，早上要赶去买菜，一回来家务事就做不完，没时间去医院；”伯母说，“你看，物价越来越贵，赚工资的人入不敷出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啊！”

“日子怎么过？你会贪污么？你会偷会抢么？都不会，饿死活该！”苏涛回家了，他接过母亲的话发牢骚。进厨房来又对林浩说：“一直盼着你来，平安无事了吧。”

母亲说：“要吃饭了，把菜和碗筷先拿出去摆桌。”林浩帮苏涛端菜上桌，这时苏涛父亲苏百滔也回来了。老伯知道林浩和苏涛都是共产党，前些日子曾问儿子：“怎么多时不见林浩来呀？”苏涛说：“最近风声紧，他潜伏掩蔽了。”今天见林浩突然出现，老伯眯眯笑着说：“最近都好吗，凡事小心点。”林浩点点头，心照不宣。



前几个月，地下党省委需要本省军事地图，苏涛央求在师管区任参谋主任的父亲帮忙。老人家冒险在师管区保密室里偷出一份地图，送给省委后，甘迪、赵子岚、翁起鸣等大加赞扬。林浩知道老伯是一向安分守己的忠厚人，竟然深明大义，敢于担风险，心里很是敬重。

吃饭时说说街边新闻，饭后老人歇息了，苏涛领着林浩去温泉路徐修林家。路上，林浩问：“程文通去台湾后有信么？”苏涛说：“来过两封信。他问到你怎样了，我说你还没回来，叫他耐心等。”林浩说：“你现在再给他去信，让他回来吧。”

徐修林正在厅堂清扫画眉鸟笼，见苏涛带林浩来，忙说：“我这快完了，你们先进房坐吧。”苏涛看修林在鸟笼里添碎米、加水，就问：“画眉好养么？”修林说：“好养，一个礼拜收拾一次鸟笼就行。每天清早它都叫，声音很好听，听了会心花大开。”

林浩站在石阶前观察房子：房屋是旧式五柱三间排结构，装修和摆设却相当洋气，便问修林：“你父亲是留学西洋的么？”修林说：“他去日本留学三年，抗战前就回来了。”林浩说：“我看你这房子很洋气嘛。”修林说：“你再注意看，有没有干净、简朴的日式特点？”

进到房间，徐修林掩上门，低声对林浩说：“这两三个月，我和苏涛憋闷得难受。你和文通躲起来了，我们什么消息也听不到，什么事也不敢做。”

修林问林浩：“现在警报解除了吧？”

林浩说：“因为‘布案’，老翁同志被捕。反动派抓到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很高兴，别的就不追究，不了了之。要说警报解除也可以，不过对我们党来说，损失太大，伤了元气，还留有后患。现在形势比较复杂，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性。”（他不敢明说赵子岚被杀，党内斗争复杂。）

修林请客人坐后，开抽屉取出速溶咖啡，去厨房冲了三杯咖啡茶端进来，三人边喝边谈。

林浩告诉他们：省委最近做了新部署，号召城工部党员骨干上山下乡，支援农村游击战争，因此城工部组织做了较大调整，我们闽长福地委改为闽长福中心县委，归属闽中地委领导。接着又说，我们‘闽长福’过去是老翁同志直接领导的，现在老翁不在了，闽中又离得远，我们靠不上，这样工作起来有很大困难。这两年，农村工作虽然初步打开了局面，开辟了几个据点，可是缺少脱产干部，光我



一个人在跑，哪里能跑得过来！”“所以我想抽调高工支部几个党员下乡，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。”

苏涛说：“大家都有下乡的思想准备，曾明就几次提出要求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林浩说，“要大家下去，我也得作好准备。这样吧，修林打前站，过两天就跟我先下去走走。”

“好哇，我随时听从召唤。”徐修林很高兴，接着神秘地说：“我拿一件宝贝给你们看。”他进后房取出一个红绸布包着的“宝贝”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一支二十响的驳壳枪。苏涛忙接过手翻来覆去细看，又拉拉枪栓和子弹夹，不禁赞叹：“不错，像是德国造的，还挺新咧，枪膛枪口还涂了油蜡咧。嗯，有了这宝贝，我们就比贺龙当年一把菜刀闹革命强啦。”徐修林眯眯笑说：“这枪是我爸刚当县长时置的。我小时候见过，但我爸不让我摸，只给我看一眼就锁到抽屉里。后来他由闽南调到闽北，这支枪就锁在福州家里，一搁七八年，可能他自己都忘了这支枪。我可是没忘，前两天被我搜寻出来，现在要让它为革命服务。”

苏涛问：“有多少子弹？”

“十几粒。”

“少了点。用来自卫防身够了，上战场打一梭就打光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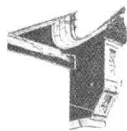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怕！游击队拿这支枪，上战场就可以去夺一挺机关枪。”徐修林好像已经有了什么谋略，成竹在胸，充满自信。

林浩笑道：“明天我去开会，会后你跟我下乡走走，以后就让你当游击队长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呀，明天我就先向学校请假。”徐修林说罢与苏涛一起去上课，林浩再回程文通房子歇息。

次日，林浩去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。这次会没有什么新精神，不过是贯彻前次会议的决定，落实自愿下乡的党员骨干的去处，办理在外地、县的城工部组织移给各地委的交接手续。甘迪开头简要地说了话，接着就是林缙青等城工部组织负责人与几个地委负责人洽谈。

林浩发现闽中的江元海在场，连忙找到他说：“老江同志，闽长福中心县委划归闽中了，我现在向你报到。”老江说：“我知道，我们地委研究后，会找你联系的。”



“那我们做好准备，等地委来接收。”

自己的问题解决了，没必要再留下来听会，林浩打算抽身走掉。不意走出会场没几步，城工部副部长白林泉也出来了：“你怎么早走？”

“没我的事了。”

“啊，也没我的事了，所以我也走。”

两人对视一笑。林浩说：“省委城工部看来无形是解散了。”白林泉说：“这样也好……一切为着农村游击战争嘛……眼下城市工作的元气也难恢复……”

两人走到马路上，车来人往，街市喧嚣，遮掩了他们隐密的谈话。

446

“我本是给老翁当助手的，”林浩说，“现在老翁不在了，闽长福中心县委的担子我怕是挑不起。”

“有难处么？”白林泉问。

“年初老翁刚搭起地委的架子，把他领导下的所有基层组织都放到一起，包括台北、台中的党小组和福州几个大、中学校的支部，虽然任命我为组织部长，但我只熟悉闽江两岸几个农村据点。”

“那你先把你熟悉的地区抓起来吧。”白林泉说，“现在的据点都在哪里？”

林浩说：“橘洲镇和乌龙江对岸两三个村庄，算是一摊；我的家乡长乐与闽侯两县交界的几个村庄，又是一摊；马尾还有两个支部。地方不大，但是头尾长几十里，眼下又缺少脱产的知识分子党员骨干，叫我一个人是跑不过来的。”

“有武装么？”

“在五六个村建了武工队，是将来组织游击队的基础，只是缺少武器。”

“脱产骨干要自己去培养。武器嘛，以后我可以设法支援你一点。”

林浩大喜：“那太好啦！”

白林泉说：“省委现在正式决定成立闽（清）古（田）闽（侯）罗（源）连（江）五县中心县委，让我担任书记，现在起我要全力以赴开辟这个地区。我们一个在闽江北边，一个在闽江南边，今后我们加强联系，互相支持。你闯出局面后，可以派人来和我们五县中心县委联络。”

省委任命马一啸为闽北地委常委兼城工部部长，他赴任前与海坛县工委书记张韦杰彻夜长谈，研究海坛县的斗争形势。

从前年开始，马一啸就策划在海坛举行暴动，后来几次拟了方案，都因为条件不成熟搁下来。现在他要调去闽北，此事放心不下，又和张韦杰方方面面再做分析，最后结论认为，只要条件成熟，仍然要盯住“暴动”这个目标。

张韦杰说，省委调我回县时，明确宣布海坛工委划归闽中地委领导，但我只在回县之前同闽中老江匆匆见过一面，实际上闽中还没有接纳我们这个组织。前几天，我已经派人送信到闽中，要求向地委领导做一次详细的汇报请示。等这次汇报请示的机会，我会正式提出暴动计划请求批准。

447

不觉间谈到天亮，马一啸站起，伸展双臂，上下左右挥动几圈，感奋地说：“可惜省委调我去闽北，离得远了，要不，这里暴动一开始，我是会要求回来参加的。”他是个随时都会热血沸腾的人，干什么事总想冲锋在前。

马一啸想从海坛调几个党员跟他一起去闽北，说“这一方面是支援闽北，另一方面也是为海坛创建后方。海岛空间狭窄，派人在闽北武夷山区建立根据地，万一将来海岛斗争形势恶化，在内陆好有个退路。”

“好呀，”张韦杰说，“等你到闽北脚跟站稳了，我就派人去。”

两人上街吃了早点，一起去柯厝里找柯明德、明良。明德将去闽东北地委担任城工部部长，明良和沈文潜要跟随林缙青上省委山头，好朋友各奔东西了，应该再见一见，道个别，互祝前途珍重。

柯明德刚起床。一见面，马一啸就问：“都准备好了吗，哪一天走？”明德搓着惺忪睡眼说：“没什么好准备的，无非面巾牙刷，衣服被盖，拢一拢就可以走。”张韦杰问：“明良呢？”

“他可忙了，一早就出去了。说是上山筹建省委宣传部，第一项工作就是印制文件，所以要带齐各种器材。这两天他就忙于采购，买了还要包装，运去后还得再回来。”

说话间，柯明芬端一锅粥出来，大家就围着饭桌坐下，明芬再去拿油条、小菜和碗筷，给三人都装了一碗粥。张韦杰说：“刚才我们在街上吃过了。”明德说：“再喝一碗稀稀粥，天冷，喝了窝热。”马一啸端起碗喝了一口说道：“我刚才吃了炒兴化粉，蒜头酱放多了，口有点干，喝粥解渴。韦杰，你怎么不喝！”韦杰犹豫



悲

喜

春

秋

着，端碗递给柯明芬：“减一半，我吃半碗。”明芬笑道：“你看你，像个瘦猴，还不多吃点！我不给你减，吃！我不相信你这一小碗粥吃不下。”马一啸咬着油条说：“明芬说得对，韦杰你太娇气。明芬，我走以后，你就替我管着他，他的娇气、学生气发作了，你就狠狠地批评。”张韦杰羞涩一笑，只得端起碗吃粥。

吃完粥，柯明芬的六婶和七叔上街买菜回来，后面跟着城工部副部长白林泉。柯明芬喊道：“哎呀，林泉叔，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啦！”白林泉说：“我找你七叔有点事，同时也来给明德、明良送行。啊，一啸、韦杰也来了。”大家围着饭桌坐下谈话。

“六婶，今天买什么好菜呀？”马一啸笑着问。“物价这么贵，好菜买不起，就这一尾带鱼，不到两斤，你猜多少钱？”六婶反问。马一啸摸摸头说：“在我们海坛，带鱼不算好鱼，产量多的时候，在过去一斤也就是块把钱吧……”六婶大笑：“你这是哪一年的黄历！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告诉你，今天带鱼一斤两万块钱，这一条三万五千块。”七叔插话说：“哎哟，我前天也买带鱼，一斤才一万五嘛。”

“哦，两天就贵了五千，看来蒋介石真是不让老百姓活了。”马一啸愤慨而又惊奇。七叔说：“不论你走到鱼摊肉桌，还是去米店，听到的不是骂声就是叹气，真真是怨声载道。”说罢，他提了菜篮回自家厨房，不一会又拿了两三本《观察》杂志走来，分给白林泉、马一啸、张韦杰看。

《观察》第三卷第十一期上载有读者来信《白报纸的浪费》，说双十节各报出特刊，卖不完的报纸便卖给收废品的，可以拿去裁了包花生米用，据说完整的一张旧报纸价值四五百元。来信者抱怨说：货币如此贬值，经济已走到崩溃边缘，升斗小民叫苦不迭。马一啸看了这篇读者来信摇摇头，正要递给张韦杰看，韦杰将手中的第十四期《观察》与他交换，说“这一篇北平读者来信你看看”。北平读者说的是：他在王府井一皮货商店里见一个贵夫人买貂皮大衣，花了法币七亿五千万，开出三张发票。这位读者当时想，自己的月薪刚上调，只一百五十万元，要是买这样一件大衣，不吃不喝也要四十一年八个月才能凑足。他想起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白林泉和马一啸、张韦杰翻读《观察》，越读越感叹。他们平日东奔西走，难得有空坐下读书看报，此刻被《观察》吸引，不觉间过去了一个多钟头。柯明德、

明芬和七叔等去做自己的事，他们也没察觉。等到听见声音嘈杂有人来了，放下杂志一看，原来是柯明良回来了，后面还跟着沈文潜和王承基，每人手里都提着大包小包，气喘吁吁地在厅堂卸提包。明良说：“哎，好累。”这时白林泉、马一啸和明德等都趋前问：从哪里拿来这些东西？

明良说：“我们到太平山山仔里，将省委印刷所全都搬来了。”

“印刷所不办了？”

王承基笑着说：“我们走了，印刷所也跟我们走，一起上山。”

“省委机关随时要转移的，印刷所东西笨重，不好转移啦。”

“不要紧，南平街上有一间饭店，是省委联络站，我已经去过一次，”王承基说，“把笨重的石印机器和一批纸张先放在那里，要用时再去拿。”

“来，喝水！”柯明芬拿了水瓶和杯子来。于是大家都坐下歇息。马一啸说：“明良，我后天就去闽北了，今天来和你们告别。”明良说：“我过两天也走。”

马一啸又对白林泉说：“部长，我们要和你告别了，你有什么赠言呀？”

明德、文潜也说：“对，对，我们没做过农村工作，请你多多教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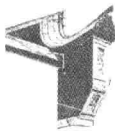
白林泉说：“明德、明良没做过农村工作，刚下去可能不大适应，要慢慢地习惯。一啸你是久经锻炼的，下乡去摸爬滚打不成问题，你的积极性很高，闯出一个局面并不难。不过，不必像老赵那样功利心太重。事情总是复杂的，变化的，所谓祸福相依，凡事要多方面想想，稳健为好。你说呢？”

“部长说得对，一针见血！”马一啸心情激动，站起走了几步，又坐下，“我这个人就是好冲动。”

“还记得成立地下军么，那时要我当地下军司令，你当副司令。为什么要成立这地下军？因为你当时提出了在海坛岛搞暴动的计划，老赵说，那就成立地下军抓这件事吧。”白林泉说：“现在看来，当时条件并未成熟。不但海坛暴动条件不成熟，龙田暴动，南、北游击纵队会师，创建戴云山根据地，条件都不成熟。这就是华东局批评的‘急躁冒进’。”

“在福建，敌强我弱，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。你们看，福建有七八个保安团，在全省各地区都是以几十倍的兵力压迫我们，我们不可能正面进攻他们，这个基本形势一时是难以改变的。”

“我这样说是不是很泄气？不，全国大形势很好，主战场形势已经扭转，我军



正在大反攻,这样我们就有了希望。我们的任务是配合解放战争主战场,在国统区起牵制作用。武装斗争之外,发动群众的工作,宣传工作,统战工作,策反工作都更为重要。我们的游击武装,主要作用是保护自己,逐渐扩大我们的势力,至于消灭敌人,也有作用,但作用有限。所以我认为,眼下我们还是要‘积蓄力量,以待时机’,这时机就是等解放大军进攻到福建。你们看是不是这样?”

咦,老白说的与以前老甘、老赵说的不一样!马一啸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,现在听老白一说,要慢慢地想,所以一时都默默不讲话。一会,王承基说声“啊,对了”,他即去打开放在那里的小包,翻出几份油印的宣传品分给大家。马一啸一看是《人民解放军宣言》,立刻说:“是从解放区广播收听来的么,哎,这么重要的文件,要赶快发给大家嘛。”

于是大家都埋头读《宣言》,边读边发表感想:“嗨,‘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,现已大举反攻。……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,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。……到了今天,全国绝大多数人民,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,盼望本军从速反攻,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。’请注意这里说的是‘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’,这里包括我们福建哩!”

“这里提出八条基本政策非常重要,我们要好好宣传哩。特别是第一条,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后,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哩。”

“请看结尾:‘新中国万岁!’我们要加倍努力,迎接新中国啊!”

傍晚时分,沈文潜到文淑女中找汪素嘉。传达室看门的老伯说:“学校规定,寄宿生不能会客。”沈文潜说:“我是素嘉的表姐,家里有点事要找她的。我来过两次,老伯不记得?”老伯口气缓和下来:“那好,快进去找,有事说了就走,不要停太久。”沈文潜道了谢,直接去宿舍找到汪素嘉,让她晚上请假回去,通知党小组开会。

汪素嘉回姑姑家,说自己在学校吃过晚饭了,回来看看家壁。她和家壁亲热地交流了一会,便从书包拿一本小说出来,去隔壁找秦冶。表弟妹都知道,她现在同秦冶交朋友,常常找他讨小说看,还一起出去玩。



当晚7点半左右,秦冶和汪素嘉一起到石方家开党小组会。沈文潜已经先到了,在同石方闲谈。他们来后,也还是闲谈着,好像朋友聚会,和以前严肃认真地开会不一样。沈文潜说:“今晚我是来与你们告别的。组织调我上山,上山以后就不能当表姐了,别人要叫我小沈。我当惯了表姐,和你们这些表弟、表妹相处很愉快,以后当小沈,对我是个锻炼,是个考验。”秦冶听了猛然叫起来:“哎呀,好了,表姐,我们也跟着你去上山行不行?”在他的想象中,上山就是奔向火热的斗争,就是投入革命大熔炉,脱胎换骨,锻炼成保尔·柯察金那样的英雄。沈文潜说:“最近一批同志报名上山,还有许多同志知道了也都想去。同工农兵相结合,大家很向往吧,是不是?”

45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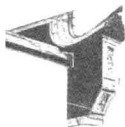
沈文潜说着转过身又问石方:“这回承基也下去,你知道吧?”石方点点头。两天前王承基就告诉了他,王承基说,这次上山,就不一定再回城市。他把自己的一批藏书,今后不会再穿的几件衣服,统统送给石方。石方默默接受馈赠,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他和王承基是初中时说得来也玩得来的好友,后来王承基介绍他加入共产党,好友又成为生死之交。石方现在半是向往半是惆怅,听着沈文潜说话,心里翻腾着思绪自己也理不清。

沈文潜见汪素嘉不作声,就说:“素嘉,我这个假表姐走后,你这个真表姐可要当好,家璧还很乖吧。”接着又说:“这次上山,我会把你帮我织的毛衣带走。”素嘉说:“你什么时候走?我再帮你织一件毛衣吧,山上冷,衣服要多带。”“不要了。有人给我弄来一件棉大衣,挺暖和的。再说,你教我学会织毛衣,有空我自己也可以织。”

石方说:“上山要过军事化生活,瓶瓶罐罐不能带,必备的东西少不了,手电、手表、行军毡都有了?自己同志不用客气,还缺什么?我们帮你找。”

沈文潜说:“谢谢。都有了,都是同志们给的。你们看,”说着伸出手腕,“我从没戴过手表,有人也给我了,说是下去用得着的,我就收下了。”

石方让梅表姐脱下手表看看,看后又把自己的手表脱下,递给梅表姐:“我给你换换。”梅表姐说:“为什么?”石方说:“我这只表好一点,主要是分秒针有夜光,晚上行军看得见,方便些。”梅表姐说:“那就多谢了。”石方说:“一点心意吧。我们人不能跟你上山去,心,心意,跟你上山。”秦冶见石方双眼晶莹闪光,知道他激动了就会有点口吃。



沈文潜言归正传说道：“最近省委开会有个决定，城工部组织做了调整，许多同志上山，留着的不少人组织关系会变动。本来我上山之前要将你们党小组移交给别的同志，但是新的市委刚刚组建，一时还不能确定谁来接收你们这个党小组。不过，市委已经知道这个党小组了，到时候会派人来接关系的，你们就等着吧。快要放寒假了，过了年，新学期开始后的工作你们就自己商量着先干吧。我这次上山大约过一两个月还要回福州，那时会再来看你们的。”

石方、秦冶等交谈，都说寒假中我们一边学习整风文件，一边做群众工作，为下学期开展学运打基础。又提到已发展的和将要发展的新党员，要不要编进小组或者成立支部呢？沈文潜想了想说：成立支部要报市委批准，现在怕来不及。这样好不好，你们各人发展的党员就和你们各人合编一个党小组，这就会有三个小组，你们三人就成为中心组，有事中心组研究，三个小组分头执行。正式成立支部，或者文淑女中分出去也成立支部，就等市委派人来接关系后再说吧。”

说完工作就随意漫谈。石方忽然问：“表姐，听说你最近才结的婚，是么？这不是什么秘密吧，可以说的吗？”这一问，秦冶和汪素嘉神情顿时活跃起来，沈文潜反倒红了脸，说：“你的消息好灵通。”

“那么，消息可靠。可以介绍介绍表姐夫么？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。反正是自己的同志，他早已经上山走了，我上山和他不在一个地方。”

“你们是同志加夫妻，好极了，我们祝表姐幸福！”

沈文潜同石方、秦冶等告别的这个晚上，王承基在家里有点心神不定。同林缦青、沈文潜、柯明良一起上山的时间就在明天，该准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只是思想准备好像老是不够，老是兴奋夹杂着焦急，憧憬着什么却又把握不住，似乎还有点事没办，却想不起是什么事。他躺在床上静静心，终于想明白了，原来心里悬着一个问题：明天就走了，要不要向父母暗示一下？不作声就远走高飞，情理上似乎有点欠缺，但在这个保安司令的家庭里绝对不可以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，那么，想来想去只有不作声，突然失踪了好。突然失踪了，秘密会慢慢揭开，

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但是此刻，秘密决不可以泄露。

王承基在房间里开留声机，放一张京戏唱片《打渔杀家》，自己又躺到床上，一边跟着哼唱“江边俱是打渔家，青山绿水难描画，树直哪怕日影斜”，一边放眼环视房间。这个有点昏暗、打开小窗可以透进一丝日光的小房间，他住了一年多住厌了。这张铺了棉垫毛毡，睡上去既暖和又有弹性的藤绷床，他睡了一年多也睡厌了。他现在要睡草铺去，住茅舍去，要地当床天做被，要餐风宿露去，这都是他心甘情愿的，都是他向往追求的。

他知道，既然要革命，就得下决心同这个家庭、这个阶级决裂，付出加倍的努力，到工农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，脱胎换骨，锻炼改造。这个家庭没有什么让他难以割舍的。父亲是国民党的高官，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员干将，而他，则是父亲的叛逆，是立志要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者。他有时装做司令公子的郎当派头，那只是一种保护色伪装，是对他父亲的一种利用。从纯粹亲子关系上说，父亲常常出外不在家，他则常常寄宿在学校，父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，他对父亲既不亲近，也不了解。难得抗战胜利后一家团聚，而他与父亲的关系好像是同住在一间旅馆里的客人，见面时，说两句话算是礼貌打招呼，然后各干各的事去。他对父亲比较满意的地方只有一点：哪怕老子在外面是个恶魔，回家对儿子却实行自由放任主义。

继母进房来劝说道：“这么迟了，怎么还开留声机听戏！肚子饿了吧？要不要吃夜宵？吃了快去睡。”

夜宵总是馄饨，王承基到后厅边吃边与继母谈话。继母说，你爸这两天很忙，晚上还有公事。他旁敲侧击得知，父亲白天开特种汇报会议，接着军法处又有案件请示，闽东、闽北保安团近日“清剿共党”有点成绩，来人报功请奖。保安司令王介臣忙着的事，共产党员王承基听了心里厌恶。

吃完夜宵，王承基对继母说：“妈，你也去睡吧，不要每天伺候爸没个完。他的事有什么好事！你自己注意身体要紧。”

说完，他觉得自己该说的都说了，对这个家庭没有什么牵挂了，可以“突然失踪”了。